

赞颂铸造中国“神箭”的英雄

□张庆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火箭的摇篮，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在喜迎研究院50周年大庆之际，由她自主研发的被誉为“金牌火箭”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为绕月探测工程的第一颗卫星“嫦娥一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唱响了“可上九天揽月”的壮歌，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它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上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之列。这是我国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是中国为人类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看！“神箭”呼啸送100多颗卫星和“神舟”上天。听！朵朵白云洒下《东方红》的歌声化作一条东方的哈达。50年前，航天儿女放飞的第一枚火箭，坚强地从坐落在北京南苑的“摇篮”里起飞。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内外形势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敏锐的目光及非凡的胆略，毅然做出的英明决策。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明确地把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纳入我国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并付之以攻关实践。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做出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并为工程实施付出了大

推动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

□文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精神不行、没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伟大勇气不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每个作家的神圣使命。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光荣传统，就在于勇于肩负起弘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使命，为人民写史、为共和国立传，丰富了这个文体的艺术品格，扩大了这个文学形式的社会影响。文学的力量在哪里？读者为什么要读你的作品？只有那些反映民族精神、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只有那些在艺术追求上与时代的步伐最为贴近的作品，才能赢得群众的广泛共鸣。

何建明、天泉所著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就是这样一部有着积极反响的力作。作品写的是中国航天“可上九天揽月”的辉煌道路，其深情的笔触，经常令我们的思绪回到那些艰苦奋斗的难忘的岁月。是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的民族才走上了复兴的征途，这个征途曾经布满荆棘、有无数的激流险滩，但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在傲慢的外国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飞跃。就本书所描写的题材而言，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更是有着感动天地的力量。正如作品所指出的那样，航天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学技术水平和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从某个角度体现了国家捍卫主权尊严的国防实力。航天科技涉及人类从未涉足的遥远空间，必然受到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条件的严重制约，而这种制约没有拦住人类，反而更唤起了航天人对自然存在的开拓性探索，而要进入太空，开辟科学研究、征服外空的新境界，一个先在的条件，就是拥有飞得更高、更好、更远的火箭。中国神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崛起的历程，书写出了中国人向天而歌的恢弘篇章，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源泉，中国航天由艰难起步到铸造辉煌，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壮美，感到人民智慧的震撼力。

运载火箭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那是在新中国刚迈出前进步伐的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工业化正在陆续开展，一个先在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尚薄弱，条件很艰苦，党中央一声令下，“长城脚下，黄河之滨，燕赵大地，航天新城，集合起中华民族梦想崛起的科技精英。”“他们来了，一列列火车穿越过寒凝的大地，从长白山，从松花江，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一辆辆呼呼气喘的车轮，飞过腾格里里的风沙、乌鞘岭的雾云、大草原的乌兰格桑、罗布泊的胡杨林……”这些中国科技的精英们，开始了真正的手自起家、实实在在的艰苦创业。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坚强领导，正确方向、政策，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作品细致刻画了科学家和火箭人的无私奉献，钱学森、张铤斧、袁连启、魏文举、王永志，以及张庆伟、吴燕生、梁小虹、顾大明、陈忠盛、高凤林，他们学富五车、品德高尚、执著智慧，勇于为国献身，就是这样一些具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一些为了祖国富强而甘愿舍弃一切的航天精英，他们靠着为祖国强大争口气的精神，靠着奋力拼搏的顽强，用几代人的青春、智慧、心血乃至生命的代价，创造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奇迹。

中国人飞跃与探索外部空间的实践是段前无古人的独特的历史，这段历史千回百转、扣人心弦、激荡人心，作家何建明和天泉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这段历史、为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留下了一部可以永久传播精神力量的史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者将笔触伸向这段历史的每个细微之处，通过对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亲历者、见证人的扎实采访，细致梳理大量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透过20世纪的风云变幻，揭开了中国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神秘面纱，把许多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中鲜为人知的事迹，第一次向人们做了大胆的披露，向世人真实地再现了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广大航天人的伟大、无私奉献，通过作品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

热爱自己所写的题材、热爱自己所写的人物，真诚为所描写的事业叫好，是一个作家写作成功的重要保证。当代有许多作家为找不到好的题材而苦恼，有许多作家面对好的题材无动于衷，那是因为没有培养起对题材、对人物的感情，致使自己写作苍白、干枯和无味，而我们读《天歌》，则正好相反，时时能感受到作者澎湃的激情、涌动的诗情，作者时时为那些“的确是善于也敢于创造奇迹的人”的事迹所感动，为那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所感奋，“凝望着迎风飘扬的旗帜，聆听着大海跃起的一百个雷鸣怒涛，眼前划过一千道紫红的火焰，照亮海水梳洗过的青春的脸庞，高举的理想信念，一声誓言召唤，祖国欣喜地凝望着我们的火箭如‘巨浪’雷’射向碧海长空……”在某导弹出征南海的时刻，作者做出了如上议论，发自内心，感人肺腑。对航天人的深情与热爱，使得作家在多处进行了这样情绪极为热烈的议论，而这些议论来自作家对题材的挖掘、对航天人的理解，体现了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天歌》的写作证明，报告文学以真实性为第一生命，冷静的观察、理智的分析必不可少，但报告文学并不排斥抒情与议论，相反，抒情的点染，使得报告文学的艺术表达更加热情、舒展而富于感染力。

《天歌》的启发

□吴秉杰

量心血。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众多航天人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以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载人飞船遨游太空、首次绕月探测为标志的历史性突破，将中国航天史上的三座里程碑碑永远镌刻在深邃浩瀚的太空。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实现飞天梦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美好的夙愿。自古以来，嫦娥奔月、敦煌飞天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就在中国人民中流传。”他勉励航天战线的全体同志继续团结奋斗，努力在人类探索外层空间的伟大事业中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并对航天人创造的载人航天精神高度肯定，赋予了最新的科学阐述：“热爱祖国，为国增光的坚定信念；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今天，当整个中国为“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高举欢呼的手臂、唱响月亮之上圆梦的赞歌时，我欣喜地读到由何建明、天泉两位作家创作的一部谱写中国火箭事业50年征程、赞颂铸造中国“神箭”的英雄、有如辉煌史诗般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全书以中国高科技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经线，以“摇篮”里走出并成长起来的中国航天战线的英雄群体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为纬线，透过20世纪

何建明、天泉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为中国航天人立传

了不起的中国航天事业

□木弓

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被评论家们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高举旗帜浴血奋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英雄传记；一本立科技强国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动教材；一首以生命热血和忠诚谱写的航天人的辉煌史诗；一曲唱响中国神箭飞出摇篮穿越太空的长征凯歌。这部作品从国家战略国家核心利益的思想高度，表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牺牲、团结奋斗、创造奇迹的坚强意志和精神风貌，唱响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舞台的时代主旋律，是当代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艰巨任务。可以说，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应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而生，也因服务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而发展成熟，起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在表现内容和主题内涵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和明确的规定性，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敏感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把握我们的现实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敢于思考和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带根本性、原则性的大问题，直接反映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生动塑造人民群众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立足之本，也是报告文学的思想之魂。可以说，《天歌》紧紧扣住这一思想之魂，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主题。

《天歌》主题深刻之处就在于，作家不仅仅在书写史诗般的英雄业绩，更重要的展现了我们国家核心利益的形成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写出了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一个民族发展命运的深刻关系。作品围绕着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历史，生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导弹、火箭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日渐发展壮大，继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嫦娥一号二号绕月卫星、太空行走、天宫一号及与神舟八号的太空对接等陆续取得成功，中国在航天、高科技国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导弹、火箭60余年的艰难发展历程也需要值得大书特书。何建明、天泉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正是对这种呼唤及时而适时的响应。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导弹、火箭发展曲折坎坷历史纪实作品。它的出版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天歌》切切实实地走进了中国火箭的摇篮，着重聚焦火箭研制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是导弹技术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善于抓住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的几个关键点和转折点，提纲挈领式地进行缕析，分出了几个大的阶段；被迫而为（在国际危机环境下作出的抉择），艰难起步（在苏联援助下开展1059工程，仿制近程导弹东风一号），遭遇困难（苏联专家撤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展艰难），取得突破（自主研发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获得成功），曲折前行（“文革”中遇到挫折，研制中远程导弹、两弹结合和人造卫星等），飞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发射地球同步卫星、一箭多星、洲际导弹、载人航天、奔月工程、大推力火箭等）。对每个阶段发生的重要事件作者都做了精当的取舍，重点、深入描写那些决定或影响了我国火箭研发进程的大事和要事等。既有粗线条轮廓式的勾勒与叙述，亦有细腻详尽的描写和雕琢。可以说，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了我国导弹和火箭发展的历史。

《天歌》这部献给我国运载火箭发展

世界风云的变幻，折射出中国火箭发展的历史步伐。这是两位作家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式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50周年庆典奉献的厚礼，是一部反映中国航天向太空进军的力作，唱响了中国航天对祖国忠诚的历史颂歌，是为威震全球的中国“神箭”谱写的壮丽诗篇，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航天人的深情挚爱。书中50年时空的交叉跨越，现实与历史的相互辉映，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美好梦想的艰辛、苦难，以及带给祖国母亲的惊喜和荣耀。洋洋洒洒20余万字，在喜悦与泪水中讲述了从第一枚仿制的“1059”导弹起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征服太空，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拼搏，一路凯旋，历经50年风风雨雨的惊涛骇浪，雷鸣电闪般叩开宇宙之门的奇迹。

《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里描写的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科技铁军。他们传承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精髓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继续新的长征的情景，仿佛从书中跃然跳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美好未来的神往……

书中人物的典型性，时空的交错纵横延伸，叙述的悬念奇兀，故事的细节选择，人物的个性开掘，语言的诗意哲理，构成作品独具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色，在我国众多以航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亮出了另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是一部富有时代精神、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学作品。

我能为本书写作，感到非常高兴。在此对两位作家的信任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热切希望本书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受到航天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喜爱，并衷心祝愿我国的航天事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蓬勃发展，创造更大的辉煌！

中国神箭的赞歌

□李朝全

动地描述了中国迈向世界航天强国的进军路线图，塑造了几代中国航天人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新中国的领袖们对国家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形成了国家意志与核心利益的基础，奠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文化品格的基础。

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处于被封锁被孤立甚至可能被打击的外部环境中，国内经济建设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国家还很穷，人民的日子也很苦。但我们的领袖们敢于决策，倾国家之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自己的战略导弹，保证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这个战略决策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果没有新中国领袖们的高瞻远瞩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牺牲，我们是无法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的。中国人民改变世界格局的行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如今的改革开放时代，只是一种延续。想想看，如果不是当年成功搞出原子弹，我们今天能有话语权吗？能做强国梦吗？要知道，没有新中国的贡献，就没有现在的国家核心利益。现在有一种论调，企图否认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贬损新中国的战略抉择的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坦率地说，以新中国重大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写作态势和主题基调。《天歌》只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它能抓住国家核心利益去表现主题，就突出了自己的思想价值，也加重了自己的思想分量。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强的核心价值体系。《天歌》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作品。

中国神箭的赞歌

□李朝全

作出贡献的人们的颂歌，其实是一曲航天精神的赞歌。全书始终贯彻了以“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为内容的航天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全书的主旨和主题，如一根红线串起了全文。

在《天歌》中，航天精神是通过一个个形象的人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作品紧紧抓住“人”这个科技进步第一位的要素和导弹火箭发展的关键，以人串事，借事写人。我向来认为，报告文学的一大功能便是记事写人，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塑造人、刻画人和表现人。《天歌》通过讲述中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种种艰难曲折，坎坷颠簸，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代代令人肃然起敬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前赴后继、为国争光、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要表现和讴歌伟大的航天精神。这部作品最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作者或浓墨重彩或寥寥数笔，塑造了一群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聂荣臻元帅、李福泽司令员、钱学森、王永志等新老几代科技工作者、部队官兵。难能可贵的是，有些人物尽管着墨不多，但却同样个性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56年，陈赓大将到兵工厂参观，后来成为中科学院院士的年轻工程师谢光选被指派去陪同参观。在严禁吸烟的车间有人竟抽起烟来，谢光选当即厉声喝道：“这里不准吸烟！”当陈赓向他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提问，不能重演，但可以追思；不能反复试验，但只要曾经发生过，便都已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我一直想，文学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是纯属文学内部的动力吗？几十年的文学历程说明，至少在报告文学领域它是说不通的，不全面的。文学是心灵的需要，那心灵的需要又来自哪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提出了自己的需要，它便会千百倍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文学恐怕也是如此。何建明、天泉所写的《天歌——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便是一部满足我们需要的书。它同时也满足了精神、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一种需要。这一切都要从1957年写起，几位将军，一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走进了几栋板房与荒草萋萋的南苑，从此便开始了一段艰苦创业、义无反顾的历程。1957年，那是反右的一年，接下来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然后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但曲折前行的历史中却还有另一面。那是60年代的初期，朔风怒号，一列导弹试验的专列开进了内蒙古，两位刚从朝鲜归来的小战士贴身护卫着导弹，不分昼夜，顶风冒雪，进入沙漠，当到达导弹发射场时，才发现年轻的战士已经冻僵，和导弹钢铁连成了一起，用剃刀也不能把他们轻易分离。于是，悲壮声响彻一片。这是作品最初留下的一幕景象，两个雕像，让人难以自抑地感动。它告诉我们，《天歌》写的是一种精神。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一段历史，没有“两弹一星”及自己的导弹火箭部队，我们是不是还能说自己是世界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大国？现在是否还能发出那种自信的声音？还有，中国是不是安全的？这些都可以提问。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上许多热点地区和冲突都与此有关。何建明、天泉的写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写的并非就是高歌猛进，“天歌”并不是仙曲、天籁之音，而是我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要求，穿破了云层，上达天庭。尤其是，它还写到失败。我们导弹试验，从仿制苏式的P—2近程地对地导弹起步，接着便进入了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地地中近程导弹。可第一次发射数十秒后便发动机熄火，坠毁在离发射台仅六百多米的地方，炸出了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弹坑。科学家们并没有气馁，继续试验，以后才有数十次成功的发射。从中程导弹，到远程导弹；从“文革”中1970年，我国第一次用长征一号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洲际导弹试验第一次离开本土，“飞越太平洋”；我们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尽管我国火箭发射的安全系数已经达到了0.97，探索太空的火箭发射依然是高风险的领域。作品描述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发射澳星的几次失利、事故，它所伴随的牺牲和紧张，几乎达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考验，有持之不懈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我们随后才有了新的飞跃，有了新世纪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飞船的成功，有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工程飞行器的发射，天宫一号与神八的对接。它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开头所说的，历史只能经历，不能假设。证明了在我们探索一切未知领域中的那句至理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中国的航天人是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不怕环境的艰险，可以废寝忘食地工作的，所以在这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火箭专家的努力下，中国才可能从一个后发国家而取得许多超越性的发展。中国当年的那些主持火箭研究的领导同志，也是身先士卒，为科研服务，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他们在困难时期把所有的职务待遇都交公，把所有空调的房间让给科学家，自己骑自行车上班。这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何建明、天泉的报告文学写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战线上的领导同志：谢光选、屠守锷，刘宝镛，张铤斧，孙家栋，任新民，王永志，龙乐豪，张庆伟，黄春平，刘竹生等，用很多篇幅写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贡献与成就。写了从第一代的火箭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刘汉荣，以及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吴燕生、梁小虹、岑拯、李洪等四位领军人物。不光是写科研，写火箭，主要是写人；因而《天歌》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生报告文学作品。其实，这些科学家的名字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远不如我们对于当代演艺明星、歌星或体育明星来得普及熟悉，可这些知识分子精英的人生实践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与文化力量，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及追求，支撑起了这个社会。我可以想见，社会明星们对于科学家也是身怀敬意，但仍然可以提出问题：倘若我们的孩子们中再也没有人，或者下一代很少有人立志成为科学家，那么，中国将会怎样？

《天歌》的启发是多方面的。火箭发射不仅巩固了我们的国防，和平时期作为高科技的系统工程，还促进了无数实体经济部门的建设，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它还和中国人从古今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奔月”梦想联系起来。文学写作曾经是很看重“原型”的，例如中国的四大名著，除《西游记》之外，都拥有原型（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大致如此）。这种传统在近一个世纪逐渐丧失，但它在报告文学中则依然和必然地保存着。在只有“正史”和“官史”的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文学作品中存留着一些重大事件、历史资料，从中能看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化生态，例如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与经济学著作中，就大量引用文学作品。这种历史记录现在也已弱化，只是在报告文学中仍褒有其价值追求，因为这一文体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纯“主观”的写作。《天歌》的启发还告诉我们，报告文学写作在许多时候都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走进中国火箭的摇篮”，既有人物采访，人物自己叙说的记录，又有场景的指示；有朴素的叙事，也有抒情的表达；有精确的逻辑乃至精密的数字，也有人物的情感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一部分散文化语言，一部分报告语言；一半是流水，一半是火焰。这可能也是写作的难度。但在这一切“综合”的背后，总能听到一种民族的主题跳跃着的心声。《天歌》并非纯文学作品，但它总体上又是具有诗性的：“前面是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一个未知的等待揭开的梦幻/让人类的想象飞翔在广阔无垠的空间/我们不再等候巴黎圣母院敲响的钟声/炎黄儿女与上帝之子将要举行怎样的仪式/穿越那些走进新世纪共同追求的奋斗信仰/宛如太阳系的星宿辉映着和谐宁静/映照在月亮之上引领航天追求卓越”。我认为，它具有历史意识，也具有人类意识。

的毛头小伙子王永志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减少燃料增加氧化剂来给导弹缩身，从而提高其射程。为此他大胆地去找最高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最终得到认可，取得了成功。因此钱学森还专门给王永志敬酒。王永志就此崭露头角。而为了测试核弹头在振动、碰撞等异常状态下的稳定性，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竟亲自坐着载有核弹的汽车，在戈壁滩上回来疯狂地颠簸。为了检查运载火箭发动机输送推进剂的导管里有无多余物，科学家们竟异想天开地用医疗胃镜来给导管拍照……这些今日看来十分好笑或恐怖的往事，都相当生动传神，很好地表现了一代科技工作者认真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态度。

《天歌》的语言比较朴实，而在朴实中却常能见到跃动的文采。特别难得的是，这部科技题材的纪实作品能够诸多高科技的内容叙述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这除了归功于细节情节的运用、个性化人物的刻画之外，还由于书中不少语言比较形象，场景尊重历史真实。譬如，在写到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发射时，谢光选打了个“啰唆汉娶了个娇小姐”的比方：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等啰唆事，原子弹则像“娇小姐”一样怕热、怕冷、怕振动等。在发射之前，控制室的全体人员朗诵了一首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主席思想举红旗，雄心壮志搭天梯……”这些语言都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此真实可信，也为作品增添了光彩。

何建明和天泉的《天歌》是为中国运载火箭雕塑的一座丰碑，是献给中国火箭人的一曲赞歌。作为一部描写航天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天歌》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